

“克里特岛”上的两个撒旦

——论“赫尔墨斯插曲”在济慈长诗《拉米娅》中的作用

卢 炜

内容提要：西方学界习惯上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叙事诗《拉米娅》的开篇部分称为“赫尔墨斯插曲”，并且认为受到弥尔顿的影响，《拉米娅》中的美女蛇“拉米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变身成蛇诱惑夏娃的撒旦的化身。而本文则首先试图通过揭示“插曲”中的赫尔墨斯与《失乐园》中的撒旦的相似性，发现学界长久以来忽略的、潜藏在《拉米娅》文本中的第二条蛇：赫尔墨斯；进而，通过比较这两条“蛇”的异同，展示济慈创作“赫尔墨斯插曲”的目的：代表男权和神权之蛇的赫尔墨斯如何在爱情考验中胜过了代表女性和人性之蛇的拉米娅。通过对比分析和多重解读，最终使得《拉米娅》这一英国版的“白蛇传”能够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揭示人类的命运和困惑。

关键词：济慈 《拉米娅》 撒旦 赫尔墨斯 拉米娅 男权 神权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1-0045-0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北京 100871

DOI:10.16430/j.cnki.fl.2016.01.005

Titl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ermes Episode” in Keats’s Narrative Poem “Lamia”

Abstract: Critics have long noticed and discussed the beginning of Part 1 of “Lamia,” generally known as the “Hermes Episode.” Some detec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Milton on it and interpreted the serpent woman in “Lamia” as another Satan.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Hermes in the “Episode” and Satan in *Paradise Lost*, argues that, besides the serpent woman, there is another snake, namely Hermes, hidden in “Lamia.” By comparing the two snak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possible intent of Keats in composing this “Episode”: how in a love contest Hermes, the hidden snake who represents male power and divine power, beats Lamia, the serpent woman who signifies female fragility and humanity.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Lamia,”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White Snake,” can reveal the human fate and its paradoxes on a broader scale.

Keywords: John Keats, “Lamia,” Satan, Hermes, male power, divine power

Author: Lu Wei, Lecturer, English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benjaminlw@pku.edu.cn

济慈(John Keats)的长篇叙事诗《拉米娅》(“Lamia”)讲述了一个类似我国“白蛇传”的故事:蛇身妖女拉米娅(Lamia)藏身于希腊克里特岛的丛林中,但却爱上了来自希腊城邦科林斯(Corinth)的英俊青年来修斯(Lysius);为了获得接近他的机会,拉米娅通过交换的手段受到奥林匹斯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帮助,化身为美女并与来修斯相爱;但是,来修斯的导师阿波罗尼斯(Appollonius)识破了拉米娅的身份,最终导致了两个恋人分离的悲剧。

济慈的《拉米娅》取材于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伯顿(Robert Burton)的著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拉米娅》则继承了欧、亚、非民间文学和儿童童话领域“美女蛇引诱青年男子”^①和“动物情人”(animal paramour)^②等文学的“母题”。但《拉米娅》与伯顿以及民间文学传统里的故事原型具有很多相异之处,区别之一就是济慈在《拉米娅》中插入了希腊天神赫尔墨斯追求林中仙子(wood nymph)这一重要情节,而这一改动对推动全诗情节、刻画主要人物以及表达诗人的思想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方评论界很早就注意到《拉米娅》中这一独特的部分,并且为了便于识别和讨论,将开篇145行诗命名为“赫尔墨斯插曲”(“Hermes Episode”)。但是,由于该插曲篇幅很短,与诗歌整体的关联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许多早期的济慈研究者更是倾向于弱化甚至是抹杀该插曲的作用,例如早期济慈传记的作者考文(Sidney Colvin)就指出该插曲“在诗歌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一块地方”(406),言外颇有浪费空间之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评论家也不断质疑“赫尔墨斯插曲”的作用。著名济慈研究学者珀金斯(David Perkins)曾指出:“根据全诗的发展,赫尔墨斯和林中仙子之间的关系暗示了在渐进和无常的人类世界里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此外,这个开场白式的插曲毫无用处,与后续的故事也没有任何必要和有机的联系”(265)。著名学者斯佩里(Stuart Sperry)也认为:“拉米娅由蛇身到仙子的炫目转变对某些学者们来说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这些人希望把这种变幻理解为正戏之前的一出垫场戏而已”(“Keats and the Chemistry” 275)。不过也有学者意识到插曲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诺里斯(Edward T. Norris)就指出插曲中的赫尔墨斯和林中仙子各有所指,而整个插曲可以被理解为“勤勉的诗人为找寻并发现他的[诗歌]理想而获得永生”(323-26)。文学批评的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和学人不懈的努力。而今,关于“赫尔墨斯插曲”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完备,大多数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插曲”在《拉米娅》全诗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不断的学术交流过程中,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共识之一就是济慈在创作《拉米娅》时受到多个文学文本和文学传统的影响,而寻找和考证影响济慈创作的文本来源成为研究《拉米娅》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公认的直接来源的伯顿之作之外,学者们发现了众多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济慈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远至古希腊的卢克来修(Wagenblaus 537-52),近如意大利的艾里奥斯托(Neff 38-62),还有不少学者试图从远古传说和非洲民间文学等来源挖掘潜在的影响(Parsons 203-10; Lee 132-52; Almeida 188)。一位评论家总结道:

① 虽然欧、亚、非各种文明和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承不同,但在民间文学和儿童童话领域却具有很多共性,一些相似的“母题”在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和童话中不断出现。“美女蛇引诱青年男子”这一民间故事“母题”就广泛存在于欧、亚、非主要文明的文学传统之中,并且经过不断的演变形成更多的与之相关和相近的“子题”,而济慈的《拉米娅》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变异之后的“子题”(Parsons 203-10; Lee 132-52; Almeida 188)。

② 济慈《拉米娅》故事的另一个民间文学来源可能是广泛流传于各大文明民间传说中的“动物情人”。常见的动物情人多为爬虫、野兽、鱼类和鸟类等,化为人形之后与人类结婚(Parsons 204)。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首诗,学者们研究了英国、中国和印度等各个国家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对美女蛇情节的描述。他们还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探求《拉米娅》这个故事的来源,累计如下: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弥尔顿的《失乐园》,维吉尔的《爱涅阿斯纪》,维兰德的《奥布朗》,济慈自己的作品《奥托大帝》、《恩迪米恩》,富凯的《水妖》,波特的《希腊的古物》,罗伯特森的《美国历史》,骚塞的《撒拉巴》,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一千零一夜》……(Harrold 579)

考据派中不乏专注于考证“插曲”来源的学者,例如著名的学者芬尼(Claude Lee Finney)最先发现了“插曲”和奥维德的《变形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有的学者从《拉米娅》整体故事的来源上发现了赫尔墨斯的蛛丝马迹(Chambers 589)。

在众多关于“赫尔墨斯插曲”的考证之中,戈登(R. K. Gordon)的《济慈和弥尔顿》(“Keats and Milton”)一文引起了本文作者极大的兴趣。著名学者布什(Douglas Bush)曾指出,“在所有浪漫主义诗人中,济慈是最具有文学性的一个,某种意义上,他的博闻广记反映在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之中”(785),因此济慈的诗歌不可能不受其他诗人的影响,而济慈的作品中不可能没有别人诗作的印记。但是,大多数评论家在研读《拉米娅》时,仅仅关注拉米娅的形象而忽略了赫尔墨斯这一重要的角色。例如,戈登就比较了济慈的美女蛇和弥尔顿的撒旦,指出拉米娅和撒旦在形象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并且暗示读者济慈在创作《拉米娅》的时候杂糅了弥尔顿对撒旦的描写(436)。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插曲”,我们会发现除了拉米娅和撒旦十分相似之外,济慈笔下的赫尔墨斯和弥尔顿的撒旦在角色形象、内涵、象征意义等方面也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

首先,济慈笔下的赫尔墨斯在外形、外貌上和弥尔顿的撒旦非常相近:“赫尔墨斯这么想,一股天上的热气/从他生翼的脚跟燃烧到双耳,/双耳由洁净的百合花的白色,/在他黄金发里变成玫瑰一般红,/似乎在嫉妒的卷发垂在他赤裸的肩上”(济慈 177)。首先赫尔墨斯在形象上符合古希腊神话中的基本描述:“穿着带翅膀的鞋子”(Harris and Platzner 135);其次,从诗文中可知赫尔墨斯偷下凡尘源于“爱的偷窃”,由是可以进一步推论出济慈的赫尔墨斯完全符合神话里对他身份和职责的界定:宙斯之子,商旅、变戏法的人和窃贼的保护神,因此有评论家戏称其为“成功的流氓”(Boulger 250)可谓实至名归。综上所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济慈借用了赫尔墨斯的典型形象,并将其刻画成一个爱的窃贼。

而在《失乐园》第三部,撒旦在潜入伊甸园之前,曾经乔装为一个低级别天使,用以迷惑大天使尤烈尔:“于是他变成个青年的基路伯出现,/未到壮年,眉宇间还显有/青春微笑的仙气,手足也都灵便,/风度翩翩,化妆得极为巧妙。/冠下的垂发,涡卷而飘拂在脸颊;/双翼色彩缤纷,在散上黄金,/他的装束是简便的羽衣,以利迅速飞行,/在他迈开庄重的脚步之前,手挥银仗”(弥尔顿 120-21)。比较两段译文,可以看到易容之后的撒旦和济慈笔下的赫尔墨斯几乎如出一辙,而济慈的原文中使用了几个重要词如 celestial、flowing hair、gold wings 等形容赫尔墨斯的外貌,这些词语都直接借用了弥尔顿描绘乔装之后的撒旦的核心词汇。而且,将两段描写比较,我们也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从整体形象上看弥尔顿的撒旦和济慈的赫尔墨斯非常相近。

赫尔墨斯在希腊神话中拥有一项他人难以企及的本领:穿越天庭、凡尘和地府(Harris and Platzner 135),而《失乐园》中反叛上帝的撒旦也可以毫无羁绊地往来于天堂、人间和地狱。另外一个比较醒目的共同点,是济慈和弥尔顿在描写赫尔墨斯和撒旦的时候都借用了“鸟”的意象。赫尔墨斯发现拉米娅的时候自己正“躺在/自己的羽翼上,像一只抓取掠品之

前/弯着身的鹰”(179);拉米娅在梦里看到赫尔墨斯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以羽毛为冠,轻盈飞翔”;赫尔墨斯最后展开“半张开的翅膀”,从高耸的树木上飞到拉米娅身边倾听她讲故事(182)。可见,济慈一直在使用描写鸟类习性的术语来形容赫尔墨斯,而在《失乐园》第四部中,弥尔顿也用了类似的鸟类形象来描绘撒旦。在潜入伊甸园之后,撒旦轻巧地“飞上那生长在园的中央/最高大的生命树,像一只鸬鹚/蹲在上面”(136)。虽然鸬鹚不似老鹰般凶猛,但是读者还是很容易分辨出两者作为猎食者有着非常明显的象征意义:猛禽的形象写来似乎为了突出撒旦和赫尔墨斯经历内心挣扎和煎熬之后才凶相毕露,迫切希望能够完成自己的夙愿,而他们试图猎捕的对象都是柔弱的女性:夏娃和林中仙子。

很多评论都把赫尔墨斯追逐林中仙子归因为纯粹的爱情游戏,但是莱曼(Donald Reiman)却认为:“赫尔墨斯钟情于林中仙子并非因为她本身具有某些品质,而是因为她的其他追求者赋予了她更多的价值”(663)。由此可见,赫尔墨斯近乎疯狂地追求林中仙子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男性的占有欲,源自胜利的成就感,以及男性尊严得到彰显的骄傲和自豪。这种“骄傲”和撒旦因为一己私欲未能得逞转而寻找报复的目标而泄私愤,在心理层面上还是非常接近的,或者说在心理维度上撒旦和赫尔墨斯是两个非常近似的形象。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赫尔墨斯与撒旦意图征服的对象也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无论是林中仙子还是夏娃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女性、与世隔绝、在心智或者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林中仙子和夏娃两个女性角色在两部作品中有着非常相近的生活环境:林中仙子生活在山林之中,并受到拉米娅的庇护,不受各种外来势力的窥视和觊觎;夏娃则生活在伊甸园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日夜被各种天使拱卫。然而,无论是赫尔墨斯还是撒旦,都是以外来“入侵者”和“引诱者”的形象与身份同这两个女性产生联系。此外,无论是林中仙子还是夏娃,在各个方面与她们的对手赫尔墨斯和撒旦相比都完全处于劣势,这一点也可以反证济慈在借用撒旦形象描绘赫尔墨斯的时候利用猛禽这一意象来突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济慈在构思“赫尔墨斯”这个形象的时候,在外形上借鉴了弥尔顿笔下撒旦的形象,并将撒旦作为“引诱者”和“入侵者”的部分特征投射在赫尔墨斯身上,以期达到某种效果。要充分理解“赫尔墨斯插曲”的作用,我们还要明确一点:在《拉米娅》这首诗中存在着两个“撒旦”、两条蛇。一条蛇是济慈非常隐晦地创造出的天神赫尔墨斯,其蛇性绝大多数来自读者的隐喻解读,是堕落的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这一行为在赫尔墨斯身上的反映;另一条就是真正的美女蛇,拉米娅。虽然法力上拉米娅无法和堕落天使长比肩,但在外形上她和引诱夏娃的撒旦有很大的相似度,以至于戈登惊呼:“伊甸园里爬出来的还有《拉米娅》中的美女蛇”(435)。

此外,拉米娅同样分享了撒旦另外的一个特征:巧舌如簧。拉米娅乍一出场就巧言善辩,迷惑了赫尔墨斯:

美丽的赫尔墨斯!你以羽毛为冠,
轻盈飞翔,我昨夜美妙地梦到你!
我看到你在奥林匹斯山上,
在众神中间坐在黄金的宝座上,
是唯一忧郁的一个;因为你听不到
轻拨琴弦的缪斯女神响亮的讴颂,
甚至也听不到阿波罗神独自歌唱,

充耳不闻他颤喉的长长的哀音。
 我梦中看到穿着紫袍的你，
 像曙光一样，多情地从云中突破出来，
 像日神的一支发亮的箭一样，
 向克里特岛疾飞，你如今在这里了！
 太温柔的赫尔墨斯，你找到那女郎了么？(179-80)

拉米娅非常了解如何不露声色地恭维别人。她用“金色”和“紫色”这两种帝王之色形容奥林匹斯山上的赫尔墨斯，含蓄地指出赫尔墨斯贵为宙斯之子，高高在上，受到众星捧月式的礼遇；在吹捧赫尔墨斯的过程中，拉米娅巧妙地指出，虽然赫尔墨斯地位尊贵，却郁郁寡欢，并最终偷下凡尘；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她才一语点破其中奥秘：你是否寻到梦中情人了？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恭维，每一次吹捧都向读者揭示一个事实，每一个事实都加深了最后的悬念，拉米娅就是这样一步步把赫尔墨斯引入到自己预先编制好的圈套之中。这种颇具蛊惑性的、无与伦比的口才似乎只有《失乐园》中巧言令色、舌绽春蕾的堕落天使才能与之媲美。姑且不论撒旦鼓动天使造反的原因，单凭他以一己之力成功地煽动天庭三分之一的天使对他言听计从，做出大逆不道之事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撒旦长于蛊惑人心。而这种本领在第九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撒旦由恭维吹捧夏娃的美貌开始，步步为营，最终成功地诱惑夏娃吃下了禁果。因此，拉米娅在巧言善辩这个层面上与《失乐园》中的撒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变成美女之前，济慈的拉米娅与诱骗夏娃的撒旦在外形上非常相似，在蛊惑人心的本领上二者也不分伯仲。

通过“赫尔墨斯插曲”，我们可以推论出在文本层面，赫尔墨斯和拉米娅共同分享了《失乐园》中撒旦的某些特征。在外形上，赫尔墨斯近似乔装为天使混入伊甸园的撒旦，两者都具有“入侵者”的特点；拉米娅则在外形上类似化身为蛇、引诱夏娃的撒旦，并且继承了撒旦口若悬河的天赋。甚至可以说，济慈在拉米娅藏身的克里特森林中创造出一个“伊甸园”，但与弥尔顿的《失乐园》不同，济慈的“伊甸园”里有两条蛇，即赫尔墨斯和拉米娅。那么，济慈将赫尔墨斯引入“伊甸园”究竟有何目的？笔者认为，通过撒旦这个不太光彩的纽带，《拉米娅》中的两条“蛇”赫尔墨斯和拉米娅，被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赫尔墨斯插曲”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向性，赫尔墨斯追逐林中仙子和拉米娅引诱来修斯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干的事件也因此具有了戏剧化的对比，折射出更为深刻的含义。

学者钱伯斯(Jane Chambers)曾经指出：“大多数学者都关注赫尔墨斯和来修斯之间、拉米娅和林中仙子、众神和来修斯之间的异同——所有的这些关系当然都非常重要”(590)，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诗中拉米娅和赫尔墨斯都是以“引诱者”和“入侵者”的形象出现的，而无论是“引诱者”还是“入侵者”，他们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撒旦的烙印。但是，比较撒旦和夏娃、赫尔墨斯和林中仙子以及拉米娅和来修斯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米娅与撒旦和赫尔墨斯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济慈似乎试图借助这些原本存在于神话世界的差异来影射人类世界中的不公、冷酷与无奈。

首先，拉米娅和赫尔墨斯以及两人引诱的对象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除了“插曲”中明确指出拉米娅是蛇身妖女之一事实之外，济慈在全诗中其实一直在刻意回避拉米娅蛇的身份，反而强调其女性的特点和弱点。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拉米娅的女性身份先于其蛇的身份，作为一个“盈缺不定的女性力量”(Alwes 149)拉米娅很难获得最后的胜利，何况其猎物又是男性。当然，这个男性形象也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在心智或能力上也处于弱

势地位:在老师阿波罗尼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呵护之下,来修斯仿佛是一盆温室中的花木,远离外界的纷扰,过着一种平静而单纯的生活,保持着内心与外界的非脆弱平衡,而且这位智者的保护伞也并非牢不可破;但与撒旦和赫尔墨斯面对的柔弱的女性形象不同,来修斯并非完全被动,毫无还手之力,相反,他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迫使拉米娅妥协和屈服(Bate 556),所以才有了《拉米娅》第二部中两人致命的婚礼,两人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虽然学术界对于能否完全将拉米娅视为女性仍有争议(554),但至少在全诗的第二部分,拉米娅彻底在精神上蜕变为一个依附男性、屈服于男性权威的弱女子形象。而赫尔墨斯咄咄逼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强这些男性特点在全诗中保持高度的统一,其最终征服和控制的林中仙子也一如既往的柔弱和被动。这样,由于性别不同造成了拉米娅和赫尔墨斯对恋爱关系的操控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两者在处理与恋人关系时遭遇的阻力又明显不对等。济慈也似乎委婉地通过赫尔墨斯获得爱情与拉米娅错失爱情的不同结局,向读者隐晦地表达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无辜与无奈。

其次,不管拉米娅多么神通广大,她与宙斯之子在法力上依旧有天壤之别。且不说在第二部中拉米娅装点自己婚礼的那些雕虫小技,即便是在长诗开篇部分,拉米娅的法力也仅限于隐蔽林中仙子,之后通过交易换取赫尔墨斯更为强大的法术以达到变身的目的。赫尔墨斯的法力超群,仅由于特殊原因受制于拉米娅无法见到林中仙子,而拉米娅的法力却局限性极大,似乎仅仅针对来修斯一人才有实际的效果,并且随着拉米娅和来修斯在柯林斯城共筑爱巢、沾染了人间烟火之后逐渐失去了威力,因此许多学者将拉米娅与来修斯的爱情悲剧归因于两者缺乏“神性”是不无道理的(Reiman 667; Perkins 264-65; Bate 553; Alwes 147-48)。实际上,赫尔墨斯和拉米娅的法术背后暗藏着一套权力逻辑:位高权重者法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地位低下者必须低声下气,见机行事,通过借力打力的方式在迂回曲折中达到目的,同时还有面对无法估量的风险和突发危机。可以说,赫尔墨斯追求林中仙子和拉米娅引诱来修斯在本质上似乎都是一种撒旦式的诱骗行为,但前者的成功映衬出了后者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一个男性神权主导的权力世界里,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赫尔墨斯从始至终掌控着一切;而作为弱者的拉米娅虽然可以偷欢半晌,却终难持久,最终一定会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

再次,赫尔墨斯是通过交换的手段获得了追求林中仙子的机会,在交换的过程中,拉米娅则是通过出卖和牺牲林中仙子的利益与自由才最终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变身机会。在赫尔墨斯和拉米娅看来,这是一桩等价交换,而站在林中仙子的角度衡量,这次交易是拉米娅和赫尔墨斯联手炮制的损人利己的罪恶勾当。从道德层面考虑,赫尔墨斯追求自己的利益至少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读者认同,而拉米娅背信弃义、出卖林中仙子的背叛行径则是一项严重的道德失义。此外,赫尔墨斯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爱情,而拉米娅通过幻术引诱来修斯上钩,在道义和具体实施的层面上也有一定区别。如果说赫尔墨斯是因为受爱的荷尔蒙的刺激,百般寻觅未果而出此下策,那么拉米娅在来修斯必经之路施法术蛊惑他,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这与拉米娅出卖林中仙子的罪恶行为一脉相承,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可以说,在情状和手段上,拉米娅引诱来修斯比赫尔墨斯追逐林中仙子更加接近撒旦诱骗夏娃的本质。赫尔墨斯的成功映衬出拉米娅的失败,进而反映出一个撒旦式的道理:妄图以欺骗的方式获取成功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这一切的讨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赫尔墨斯成功地获取了爱人,而拉米娅没能最终获得其梦寐以求的爱情。但与弥尔顿明确写出了撒旦的失败不同,济慈并没有言之凿凿地表明拉米娅和赫尔墨斯二者结局迥异,实际上赫尔墨斯的爱情追逐也许并未成

功,而拉米娅在爱情保卫战中并非一败涂地。首先,斯佩里在《诗人济慈》(*Keats The Poet*)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他[阿波罗尼斯]令万物枯萎的眼光穿透她[拉米娅]时,她尖叫着消失了,但是她看似没有死掉,只是蒸发了一般”(304)。拉米娅很有可能飞回到自己原先的老巢,酝酿着东山再起,伺机报复阿波罗尼斯,这一点也和她的“原型”撒旦的结局有些类似;或者,来修斯肉体上的死亡使得他和拉米娅能够在灵魂上结合为一体(Lu 55)。无论如何,拉米娅的爱情游戏也许并没有结束,撒旦式的失败并不完全适用于拉米娅。其次,赫尔墨斯的胜利并非完美无缺的成功,而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成功地逃避到虚幻的国度。正如斯佩里所述:“这样说当然并非否认赫尔墨斯满足了他对仙子的欲望……他成功了,但是,是依靠他的能力逃进了梦的王国,同时还一种非常可疑、非常艳俗的魔力释放到了人间”(“Keats and the Chemistry” 276)。赫尔墨斯和林中仙子逃匿到只有神仙才能涉足的领域,所以对于站在“人”的角度审视人间的拉米娅和来修斯,以及所有《拉米娅》的当代读者来讲,这样的爱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赫尔墨斯只是险胜,而拉米娅并非完败。在这种解读之下,拉米娅引诱来修斯和赫尔墨斯追逐林中仙子既有了撒旦式的过程,又有撒旦式的结果:他们两者都只能逃逸到人世之外,虚幻之中。

总之,济慈将“赫尔墨斯插曲”引入伯顿已经成型的故事架构之中,一方面为这个美女蛇色诱无知男子的老套故事增加了悬念和可读性,使原本比较单薄的情节变得更为深厚和复杂;另一方面,由于赫尔墨斯这个神话人物在欧洲文化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内涵,拉米娅这一普遍存在于欧洲、非洲和亚洲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传统中的“原型”在济慈笔下又被赋予了更多复杂和矛盾的因素,而这两个形象经过济慈巧妙地安排和勾勒,又结合了开放式的结尾,在《拉米娅》一诗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给读者和评论家留下了巨大的解读和想象空间。如果没有“赫尔墨斯插曲”这短短的 145 行诗,《拉米娅》全诗将失色不少;读者也会被折断想象的翅膀,无法伴随诗人探求飘逸、灵动、亦真亦幻的诗歌天地。

作为济慈一首经典的长诗,《拉米娅》的韵味绝非一篇文章能够涵盖。济慈研究著名学者斯蒂林杰(Jack Stillinger)曾经说过:“绝不会出现一种解读凌驾于其他解读之上的情况”(14)。本文试图比较撒旦、赫尔墨斯和拉米娅之间的异同,希望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解读,为济慈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lmeida, Hermione de. *Romantic Medicine and John Keats*. New York: OUP, 1991.
- Alwes, Karla. *Imagination Transformed: The Evolution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in Keats's Poetr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93.
- Bate, Walter Jackson. *John Keats*. Cambridge: Belknap-Harvard UP, 1963.
- Boulger, James D. "Keats's Symbolism." *ELH* 28 (1961): 244-59. Web. 4 Jan. 2009.
- Bush, Douglas. "Notes on Keats's Reading." *PMLA* 50 (1935): 785-806. Web. 4 Jan. 2009.
- Chambers, Jane. "'For Love's Sake': Lamia and Burton's Love Melanchol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2 (1982): 583-600. Web. 4 Jan. 2009.
- Colvin, Sidney. *John Keats*. London: Macmillan, 1920.
- Gordon, R. K. "Keats and Milto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42 (1947): 434-46. Web. 4 Jan. 2009.
- Harris, Stephen L., and Gloria Platzner. *Classical Mythology: Images and Insights*. London: Mayfield, 1998.
- Harrold, William E. "Keats's 'Lamia' and Peacock's 'Rhododaphne.'"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1 (1966): 579-84. Web. 4 Jan. 2009.
- Lee, Debbie. "Poetic Voodoo in 'Lamia.'" *The Persistence of Poetry: Bicentennial Essays on Keats*. Ed.

- Robert M. Ryan and Ronald A. Sharp.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8. 132-52.
- Lu, Wei. "The Veiling and Unveiling Desires in Keats's 'Lamia.'" Diss. Peking U, 2006.
- Neff, D. S. "The Flower and the Bee: Keats, Imitatio, and the 'Orlando Furioso.'" *South Atlantic Review* 67 (2002): 38-62. Web. 4 Jan. 2009.
- Norris, Edward T. "Hermes and the Nymph in Lamia." *ELH* 2 (1935): 322-26. Web. 4 Jan. 2009.
- Parsons, Coleman O. "Primitive Sense in 'Lamia.'" *Folklore* 88 (1977): 203-10. Web. 4 Jan. 2009.
- Perkins, David. *The Quest for Permanence: The Symbolism of Wordsworth, Shelley and Keat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65.
- Reiman, Donald H. "Keats and the Humanistic Paradox: Mythological History in 'Lamia.'"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1 (1971): 659-69. Web. 4 Jan. 2009.
- Sperry, Stuart M. "Keats and the Chemistry of Poetic Creation." *PMLA* 85 (1970): 268-77. Web. 4 Jan. 2009.
- . *Keats the Poet*.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3.
- Stillinger, Jack. "Multiple Readers, Multiple Texts, Multiple Keats." *The Persistence of Poetry: Bicentennial Essays on Keats*. Ed. Robert M. Ryan and Ronald A. Sharp.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8. 10-35.
- Wagenblass, John Henry. "Keats and Lucretiu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2 (1937): 537-52. Web. 4 Jan. 2009.
- 济慈:《济慈诗选》,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Keats, John. *Selected Poems of John Keats*. Trans. Zhu Wei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3.]
- 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Milton, John. *Paradise Lost*. Trans. Zhu Weizh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4.]

纪念王佐良先生诞辰百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传统与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创新是研究的意义所在,传统则构成了创新的基础。而在处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双重视野交织中的外国文学研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对占国际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视角的采纳与反思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外国文学研究在本土文化中的定位以及对研究立足点的反思。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外国文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王佐良先生就对这一问题做了重要论述。王佐良先生的百年诞辰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此我们拟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热忱欢迎各位教学科研人员及博士生与硕士生拨冗与会。

会议议题:一、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二、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方法框架;三、浪漫派文学研究;四、英语诗歌研究;五、莎士比亚研究。

会议时间及地点:2016年3月18—2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

会务费:300元/人(在读研究生会务费减半),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论文摘要:请在2015年3月1日前发至:100wanggong@sina.com

联系人:张雯,电邮:1322971085@qq.com;电话:13261723607;

仲宜洁,电邮:kuis0819@163.com;电话:13261710737。